

王陽明全集

國學自修讀本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新文化書社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九

續編四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勤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雕琢。而闇闇內光。因嘆師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實。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旣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

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竟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叙。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叙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以之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胞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瑞妙園闢。五運無留停。藐然霜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闈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塔。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子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靡。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子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子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子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礪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子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子樂也。名父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旣稿。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畧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

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詠。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琴。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栖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嘗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郎侍。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甄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叙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者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壘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喟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子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

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莛藿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也。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天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壤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子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

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仕。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窳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燦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淨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淨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稿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旣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

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旣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瑰奇之材。絕逸之足。千青雲而蹠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旣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棲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卮。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縑。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畜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鑿爲有自也。子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刑。鉅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旣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檢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祕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澆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略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

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服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蓋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賁斥爲柳司州戶。賁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觀。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止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不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旣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不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其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旣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効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其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旣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至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皆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

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大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上。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實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者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戶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

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閥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喻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閥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班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修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修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得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武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尙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剛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

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祀。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執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愷。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大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作。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所之。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化。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音。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旣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菴菴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旣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蓋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旣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

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墮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任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猶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愾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惡耳。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惡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局鑰之啟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不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

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子天下之至拙也。必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子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子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子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督之吏皆奉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觀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閘。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絏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爲也。敢以布

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姓名。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子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子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條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降。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偃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闢。既橫且縱。從從颯颯。洶洶瀾瀾。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愈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翔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啟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垌。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子固疑其爲濤聲也。夫湘水之遭於瀕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憤。霆擊於耳。曠。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滂滂汨汨。澎湃掀簸。

震蕩澤渤。吁者爲竽。噴者爲篪。作止疾徐。鐘磬祝敵。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嗽者嗚者。囁者嗥者。翁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喟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游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圓。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溪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嵒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飄颻。陸風蹀躞。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邀游之三十六瑤宮。榜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對久留。剗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峯。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

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開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鴈迴。幽湖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皇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無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游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蹤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疎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翽濂溪圖。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心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

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潑灑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携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酬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游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蟾蜍額有泚。俯窺蛟龍窟。匍匐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啟。梵宇遍巖壑。簷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薺。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情。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

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臘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杳嶂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雨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蟻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

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戒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崖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軍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崖傍石偃門雙啟。洞口蘿垂箔半鉤。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尙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搔日暮時。却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尚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垂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僧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愠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崖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覓夢還到須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雲霓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踐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着髮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願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雲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徵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發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舉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干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脈。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歛

靈焚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板。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睛。曾聞弟子誤落筆。卽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卷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哀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旣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篇。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効。何恤浮言。叅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靈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脩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鄒司。選取精巧習慣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着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敷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興國謝庄兵。零都張英才兵。撥補顧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庄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即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

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良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剿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條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即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已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結。合行知府季敷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撫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闔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切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敷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不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

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敷。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品。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明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行。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沉。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畿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諾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抑抄案回府。即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桀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即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壤。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勦。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諾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

割該縣鄉夫。即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勦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即便催督進勦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孽。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勦咨（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勦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勦。即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勦。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況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勦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勦。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時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攻。本院即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

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叅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周旋脩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完工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岫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峒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叅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煩貴院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勦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尤宜上奏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統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除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卽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卽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叅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卽使一而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剿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穀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脩理。合委知府季敷邢珣不妨府事。督脩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脩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

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卽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勅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脩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常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勦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脩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卽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叅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勅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卽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卽

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船爲站船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姦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磨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存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賊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即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救論（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雄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遞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狴。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剋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救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卽其忠勇。尤足嘉尙。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齋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勦。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囚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于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叅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

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謬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點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勦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抑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飭。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即徑白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衙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即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分督進勦。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願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恩。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引延。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

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處事周期雍呈。深田牛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泮暫且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住劄。看得所呈潔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獗。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令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日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泮前往南韶住劄。嚴勦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敕諭（十一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盜賊不棄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

長治久安之例。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鄰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添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士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卽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三司。卽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旣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况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卽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縲。又如前往所屬巡遊。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何拏究。緣無指

實。查行間。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從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選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一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會否將官軍月糧借贖。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與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覈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况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莫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

報。尙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須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置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啟行。必須遵照勅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郴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圖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府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勅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啟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案。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

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勅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啟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齎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徵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齎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勦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蒲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叅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向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濬批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上大夫志行無懈。不因譏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軍李睿呈。看得財賈於兵穴。刀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僉事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兵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屬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務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

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循情濫舉。賊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奉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卽行都布二使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黃永寧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璠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寧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胡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院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書撫按衙門另行具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戒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遞年

黃册。及審各目。皆稱遷降。黃添貴果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贖二千。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計。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遷降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即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咨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即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脩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該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令批行事理。即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

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着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時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劄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據叅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土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叅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遼夷人歸國中（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使舡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個。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卽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舡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脩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甄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例。若捐多益少。則亦終

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折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使人馬往來之奔波。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折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卽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嵐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尙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尙。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簿。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叅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猺獠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卽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日竹諸獠牌（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叅將張經

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猛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勦。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勦。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叅議汪必東。僉事胡天挺。叅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叅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胤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一獲。至於再。再勦一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上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勦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本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歸還。狼民者。明立畧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

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盜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卽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將就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卽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察看湖兵歸途。合用糜給口糧。下程犒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至。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尙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案。尙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許自任其責。可行卽行。可止卽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卽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傍觀。州縣小官。無

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遍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着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叅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即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叅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卽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車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

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卽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效。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叅將沈希儀計劃八寨牌（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獠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瓚牌（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瓚。挑選部下驍勇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叅隨百戶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叅見。已會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卽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叅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運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韋馬草廣草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叅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尙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尙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叅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尙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錢申（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收王仲金賠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淦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賠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淦。齋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卽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淦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脩睦。各保土防。

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資獲首級。不肯奮勇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即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勦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勦除稔惡。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叅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官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濬。部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勦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官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

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濬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濬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薰臣軍前冠帶額付（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濬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臯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勦田州。有蔭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依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欽依勘合內開。彭虎

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恩弟彭良臣。就被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勦。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啟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右彭蓋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再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帶冠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蓋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蓋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即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又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漳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多數。則蓋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題外。合就遵照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劄仰官舍彭蓋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立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剿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山等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獠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則。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一兩重金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薰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一兩重金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段二疋

一兩重銀花一枝

段二疋

段二疋

一兩重銀花一枝

段二疋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 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剿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尚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饒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困循姑末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文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叅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即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日。運赴三里地方。各目劄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

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猖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卽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糧米尙穀支給。俟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俾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鈴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卽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况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信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

官事須如家事。刻盡心仰荷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著其因循玩愒。墮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勸。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况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南寧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鑿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鑿。同該府掌印官常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勦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齊辦深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罍一兩

叅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叅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罍共二兩

知府桂整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搆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日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纜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勅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則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

及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衙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即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校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叅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撞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贖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撞窩等。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決行擊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政仕。看得本官職見諫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浪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漳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暫輟歸。

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黻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傍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效。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逋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烟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劄。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甄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寧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日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即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成垣。相繼撫助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

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道。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卷三十一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況今省城變亂。破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于兌淮銀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廩。或寬敵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叅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勸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叅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遠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搆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卽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轉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牽蹠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月）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梘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勇爲。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容齋。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兩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旣妨。天時不利。人心惶惶。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滅。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密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勉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道。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僨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七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勇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册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請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

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軍。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得補孫。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達。容食欠缺。并孫部御史。未曾殮殮等情。恭看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爲殮殮。刻回日。盤費車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酌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殮殮。同呈。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部御史。被賊殺害。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聞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情實可憐。人員擬請。爲此。仰府官吏。即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姚縣河下。交親林。等。領回。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驗。給與行糧。毋得私。未使。

討叛勅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聖旨。勅。近該南寧內。各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命官。嚴修。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擣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定。割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安。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閱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互。相。傳。報。彼此。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懸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

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仇。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勅內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願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攬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原項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緞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卽今覓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

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輒。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疏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册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甯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甯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即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原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並賊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鈴文册。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册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刑珣防守省城牌（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叅。本院即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刑珣等。即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刑珣

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會輿

四班同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內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 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雖仍廢弛。除南新二縣縣兵。各分巡該道分巡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拿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額機兵多寡。量取轄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 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發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 南昌九江南廣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急查勸呈來。以憑議處。

一 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看令填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莊田基屋湖池。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卽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古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買仍佃者。俱俟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毀房屋。略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池。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香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卽今已修完。并已賣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後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假大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楨 觀鉞 拱樞 宸洧 宸瀛 觀鑣 宸汲 宸湯 宸灑 宸澹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械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鑾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晏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

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價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楮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册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議等縣堂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民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打鐵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闈。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共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册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擊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准欽差提督贊書機密軍影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恐該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令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忤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殮。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好。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道。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勘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

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雨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廻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僞。有等無藉小

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驢。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淨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即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擊平民。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豬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拏問。贓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摻。不干己事。曲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

空虛。况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藉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割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耐。止息爭訟。爾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摺。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 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鬥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

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擊各哨官兵俱聽督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執俘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錄。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被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 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 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 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璣 饒州府知府林城 廣信府知

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

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府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璣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容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泌 袁州府推官塗

輅 南昌府寧州知府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鑿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瑒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孺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翹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父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鼈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繼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政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翺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

鄭燾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贖馬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甌二顆。金册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應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使轉行所司。屬付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其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棋樵。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奏外。竊照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勦。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效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五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尙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賊名雖投首實羣懷反側近因本院住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除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營叅拿究治姑且紀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齋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顧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擊平民及容賊窩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使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臨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石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即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從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追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逐日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贖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盡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即更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案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覓軍前用過若干。即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督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鄰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物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開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若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

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使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鞫問。叅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堂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政補墮。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卽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堂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臨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徒。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拏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蠱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驅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

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運法亦當遷徙邊近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改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全身家。庶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叅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鈴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據整飭邨梓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歸各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議。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御。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着。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保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期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背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此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

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珥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奉案驗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云。後今呈前因。叅照別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勅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策舉。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得因循。仍蹈前轍未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一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即行調選經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剿。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民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捉之賊。雖細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懷怠忽。致有所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剿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石得安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介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等一追勦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回往。

互相傳報。合勢粘蹤追勦。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異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慢。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賊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復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虛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尙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况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讓爲一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廿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相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旣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令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旣來投順。官府

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悉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乃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查。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即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成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即行仰縣願係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所授水箴橈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水永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剿。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鼎齋奏。却乃設計詐病。推託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不擒逆賊。差齋緊關。迫本赴京奏報。却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鼎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悉查先該本院督辦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卽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三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件。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邵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簡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衆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亟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筲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連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講。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泰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永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叅究。但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叅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擊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揮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而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鈴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嘩者。訪

出緝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身故。許管哨官稟請醫驗。不許願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

小甲擊斃。首送該道枷號。以懲情。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毫。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鬥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鬪亂轅門。
 -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悞。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 一。各兵上街行走。但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餘漸移易。牌仰零都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儉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一 下

山東鄉試錄（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頁大臣之志。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間。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爲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羣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羣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羣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嘗。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謬。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釋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本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精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睽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爲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爲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責任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

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旣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契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叙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旣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常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叙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夫天道無天人之別。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皓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

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禮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義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義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敘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亨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義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敘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書。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旣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願禋之功。

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襲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己。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爲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爲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不可不嚴于彼而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儉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儉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儉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眞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害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恆常之德。而利害不能就。抱貞吉。

之操。而事變不能搖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託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譽。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玁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敍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啟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身既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啟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玁狁猶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己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父室家而玁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啟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敍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戎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惻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玁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玁狁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

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卑宮之險。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峨。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閉如奕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尙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喪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之道。春秋所

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己也。而潘尪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與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穀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郟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滅楚之罪。而于郟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襲。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爲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爲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穀。不能強於爲善。而徒刑牲敵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亂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爲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爲三王之罪人。而又拜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郟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蓋君子與人爲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擣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爲崇惡。楚子

執而戮之。是爲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吳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秦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猶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澁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恆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

之賤。上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况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况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於雨露之滋。寒燠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讎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維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閒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祇勤于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矧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儉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

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憒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兇愾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憒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釋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丈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說。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有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錄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茲蓋伏遇○○○○。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牆。忠存自牖。竊謂羣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尙虧懋德之規。竊瓌奇之珍。則尙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尙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青。祖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錄。敢粉飾乎虛文。鼓鑄堯舜之模。鑄治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眞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機之弗暇。願據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茲味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錄隨表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

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郊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上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謁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和忝。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卽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

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箏箏簧。飭鐘磬祝歌。而用盛樂以大零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奉。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特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

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倘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鬥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禾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

之後有苟况。苟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好。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好。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旣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旣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啟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尹。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

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箠飄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尙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尙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夫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適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暗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

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而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箠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變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箠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在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間。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爲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爲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唐。爲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上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買賣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幸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頹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

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則風俗之類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爲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與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虛。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親於同也。謂之虛。則復類於瑣。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闔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儂狡。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夫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以何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於振作。吾

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日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情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爲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鉤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煩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戢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間，則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爲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爲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亶亶哉？故愚以爲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說。而後及執事之間。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檢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概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爲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

不可爲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無亦無不樂爲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爲切近。昔漢文之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爲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亟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爲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爲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爲罪。建議之臣。心於爲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興。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况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寧。則亦在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旣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寧。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畜財養士者。一旦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其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皇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謬戾之患。值

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錄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秦岱。爲五嶽之宗。東匯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秦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爲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錄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爲論辯。發而爲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爲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若雖相叅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爲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實陋於聞者。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錄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爲天下道之。

卷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

先生諱伯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

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遠。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廟。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嘗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唘。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卽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卽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朋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頰。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給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開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跌坐一榻。卽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畜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

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萬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公及妹塔收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尙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由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遣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謝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尙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訪之。正睡浮。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共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請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一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與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尙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

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先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馮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

是明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責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旣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爾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風也。夜半虎透廊大吼。不敢入。

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能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循。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年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誓。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帶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問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竟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毒瘴癘與居。夷人鴛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築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塚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溼。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居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旣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

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讀書折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會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事。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爲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是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府。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鬪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遣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免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旣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得力處。旣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綰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

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然後纖塵即見。纖拂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纖拂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整。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缺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慢爲兩解之說。以陰助干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叙別之。

十月。陸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散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

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不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楊墨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敗。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君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炭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末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弊而已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霏。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堯。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叙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覺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卽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川盡龜折。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灑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月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湖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僉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臨。周。積。郭。慶。纘。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篋。輩。同。聚。師。門。日。夕。潰。礪。不。懈。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竟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

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充烏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避。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

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而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蝸蝸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風狐聚氣。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銳勇絕羣。膂力出色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重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

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即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既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解。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下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勅獎賞。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尅。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解。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妨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按是月聞蔡宗寬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如

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誓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叅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詩。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殺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卽押赴市曹。斬之以狗。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旣明。人心激勵。盜起卽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侍。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勅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

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無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拼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

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與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或享逸樂。放心縱意。游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會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崗諸賊。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崗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洄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崗橫水左溪諸賊茶毒。

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心腹。而欲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尅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尙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峭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竅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敕獎諭。○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郊文。知府邢珣。季敷。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景。馮廷瑞。姚增。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諸黃文。鷲。宋瑒。陸。千戶陳偉。高容等咸上功。○會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鉤致之。或縱其願。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為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隱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洲。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語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必得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累何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為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峯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為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洲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瀾頭。方進兵橫水時。恐瀾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兇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會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慮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給三泐。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叅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往毫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燃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泐。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時仲容率其黨九十二人。皆捍會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人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叅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復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泐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尙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

情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營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白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洎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屨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郊文知府陳祥耶詢季毀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輿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月。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深淺。而爲剿撫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况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數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洎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迪待三省兵會。然後進剿。則老餉費財。爲害

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昌樂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湘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宣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獎勵統兵叅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剎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衙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弟孝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馬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必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牛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剗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詹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崗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弱。不兵議假臣以嘗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盡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桶水。再鼓而滅桶崗。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潮。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勅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况臣福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咨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衡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瑩吳。倫陳。稷劉。魯扶。蔽吳。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人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叙。

劉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概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嗾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雋都切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雲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修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尙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選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想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且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醇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義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庶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究。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卷三十三

附錄二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陜廩。

以三泐九連功廩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廩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椰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隨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卻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敕勸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敕往勸。以六月初九日啟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德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至鼓衆株連富民。賸利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閔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

虜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刼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奏道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賊賢。交迪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守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仇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韋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迺令太監韋霧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遠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圖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大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附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附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言。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深。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遠給事中孫懋。以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似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附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土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叅政王倫爲兵部尚書。季敦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其伯王泰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潔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啣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尙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柵。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避走社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驪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濬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龔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

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脫。然念南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史御顏咨。云率領狼遠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分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却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合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濠知非實。乃屬宗支棋樵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季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棋枰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倫叅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襲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固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遊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誰命將出師趨南郡。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尙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泰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

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便道省葬。疏。意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時奉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激。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駿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鎮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其疎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汶。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旣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郡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奮

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汶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棋檄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遣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鬥。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緩。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遂促兵追濂。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濂樵舍。江西平。

初濂聞南昌告急。卽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贖。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遶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濂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興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璠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他人濂副將。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

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儒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積。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呆。潘鵬。梁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閩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栗不敢仰視。不知即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師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俟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撤。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

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武威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穀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疏免江西稅。益王淮王軍餉。朝覲見官。恤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叅九口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叅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前。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牽勅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道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多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狗。漸已知畏。忠

秦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秦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又得旨。返江西。

忠秦以南都讒先生必死。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而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佐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上。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房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軍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重過闕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詞。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剗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叙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筍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

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常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於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

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逆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精明訓詁。聞先哲之緒綸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觀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蒼師疏。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

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創議北旋。○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搆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長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日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秦之變。蓋忠秦挾天子以借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叅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旣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伴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贖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計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帑與二女。俱不

怖曰。吾夫半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眼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妾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手拱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尙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遣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秦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具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耳。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秦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

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涓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精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餘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門嫡派子孫。徬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問先生論學於龍塲。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寬爲雲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庚辰春。甘泉滿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匡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及。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匡過洪都。論天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改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本。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人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有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度中問學。是月遣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按乞歸

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羅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旣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輿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窞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搆。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沓。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梓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生。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龜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迹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斃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不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牧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說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紙。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曾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四

附錄三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回事。語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檄兵。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行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遑。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舍。櫛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廚。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

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蓋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爵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蠶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

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已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旣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得爲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爽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旣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佩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

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污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尙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最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而有損。○與尙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尙多未徹。近于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于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峯。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夜不寧。遂改葬。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峯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光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則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伸。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室。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佛之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其過後悔。改易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如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止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薛。鳴宗。鍾黃。葉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

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利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人餘。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濛號羅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而之與連日夜語。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溘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吾曰。若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揭髻於渤海而振振于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風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昭明靈。覺所謂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作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

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于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霄讀書城南。洪父心滄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游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吾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賢聖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卒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榎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聞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敗。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爲是六經矣。是尤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置置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屬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書錄者。糜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暇園。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曾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問。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苗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

相妨亦須破宄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心虛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我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而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見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格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物引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

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徧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全面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田野閭井。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難。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種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者。臯稷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覓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痛呼吸感觸神

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嚮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舉。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勞。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詞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禘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

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來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蕘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義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即。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附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祀。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禮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儉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祀。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

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祀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勸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發。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徒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夫彼取世而後能及。其所以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容知之體。窒我淵泉。同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也。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李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

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人。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略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衆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斲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彘。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

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信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痛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上。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忽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達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高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其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冊籍。先生爲之請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閏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

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一。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音。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止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

知謀材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備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况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撻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評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鏞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詎日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鏞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懋桂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執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鏞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鏞。

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錢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者。注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錢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慢惰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與於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饑氣。何物不有。而又

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腫。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

真跡。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由。文回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帆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昔溪返。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再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而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昔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太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二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魏良器。輩笑曰。遁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劉劉陽歐陽瑜等借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

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日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獠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流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多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

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址。其間深山絕谷。獠獠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以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應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忠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而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瘠疥之疾。自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能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志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守

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之。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薯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叅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誠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大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宮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聞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

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濺道略。踴躋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宗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常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勅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旆。信義太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勅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士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旣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皆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翰副都御史汪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

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尙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日暫設。凡一切餼廩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于軍餉。不以干思由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叅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郎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出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禮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廩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時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允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瓚兵一千名。禹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

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怒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隳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亂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童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田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換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勤。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債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程。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日月而更一次。若有鵬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

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道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李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勸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赴該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樸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尚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士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破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

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獠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此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軍汪濬奉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意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曳。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其已踰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執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章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上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

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覈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千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士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淥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卽徒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繼。遁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闔以外。將軍制之。

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勸。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籛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轅。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興至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悟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蓋骨以自效。

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人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欒。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遠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濟濟蕩蕩。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上。而任重道遠。

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肥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屣。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幾。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興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涼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嗽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聞日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晒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棊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榻設褥。表裏裼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槨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欽。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擁。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听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楹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變惠黃洪李琪范引年紫鳳至。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楸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德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僭廢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播隙。然臣

終不以此廢尊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涸頭桶崗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崇崇。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

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人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卷三十五

附錄四

年譜附錄一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遣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

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思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尙寧范引年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湍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聲。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點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雖妣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託。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同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憂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琪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祥言共分胤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識。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喪。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要相啣何廷仁。劉賜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藉萃萃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釋。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袁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夔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帥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輯。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臯等。爲蘭西會。與大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公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上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暉。葉梧。陳上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贖田。以供

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飲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或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行也。吾何敢言。先生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之。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思。而光範以覩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尙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書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口口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著墨跡。頗富。思師夙節。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游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

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遊。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辭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酒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莊。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興。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窈窕。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感。恍見先生之如在而能不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德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尙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懋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啟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直者俱趨文湖。干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出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倡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梯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於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饗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祠。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

嘉謬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稱建詩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琪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間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舉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幾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局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尙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培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爲有得于無極似

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繆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顯以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本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謂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啟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卽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機。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兩家阮子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峯。幕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覓。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會。晚遊城圍。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易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具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料材。是夕來相助者。益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上。衆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尚書。賢

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愨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輿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驪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湮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告。築滄塘以活飢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籓。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飢荒。名曰嘉義。欽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乃先幣聘。越二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适袁端化王發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儋偕吾子培葉漢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矣。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見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有。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之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

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就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微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闕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

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際令其孫致詹梓核於書院。○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殺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淪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甯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開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波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親。開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雖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雖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雖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舍內合外故。

不可與語人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何可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冀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繞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鸞翼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維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雲之滅。薄霜蔽之嚴凝。墮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廷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傾之風俗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謀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恢之際。天地且不容。而況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遠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旣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替。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爲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

賊盜皆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目前之龍場。其風靈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性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愀隘慢褻。軍民憤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爲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俱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與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營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裁服駭奔。烜作記立石紀事。師自征三泐山寇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護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強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謚詢士民之情。罪逐僭據。脩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風溼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舖師所屬縵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爲

崇祀。廟號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脩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尙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內。卽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卽是可見矣。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詞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詞者。因詞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詞。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遂自理。

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像。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按度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侵民饑。峯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酬。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琦祿願自助旱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謚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謚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謚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感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閩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旣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毗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閩東提學御史趙鏗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

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遺其子廷武。輸出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問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嶼。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卽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譏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簞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其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眞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叙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卽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眞。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眞。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壑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眞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

曰。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未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眞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眞。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使人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眞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羅讒而遇媚。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惚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勳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荅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鼓。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祭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祕。達爲赤鳥。隱爲陋巷。俾茫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眞。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

黃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日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疎。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獨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尙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罪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萬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

益遣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脩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幾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收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旌。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儼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

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子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非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靡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講。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祠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祠之。遴選諸生之儻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游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子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安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筭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講。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德。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

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思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蠱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與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公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諡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諡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客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譴。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諡文成。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旃符。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徵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猶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

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中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 戊辰 六月 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中事辛自脩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尙書楊博奉旨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廢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尙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廢。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宗。戶部尙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爵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

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爲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密。將不知其所終。攻我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十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磨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勤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卷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二

增訂年譜刻成。啟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啟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叙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

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爲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卽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盡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卽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磨。而精光煥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而不墮於空。微之千聖。莫或紕謬。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愛憤人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續。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師旣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譎祕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疎簡爲超脫。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希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尙足徵乎。講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尙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講。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越明

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黃子國卿。王子健。五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迎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君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場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頓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亦不爲悅也。久之爲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亦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按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焉。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因爲我有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顧視其嘔。嘔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而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劉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仿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事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爲後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顯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悵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音。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卽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嘷嘷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

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士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祕。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恆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煢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

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卽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徧。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七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與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與鬥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齋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迪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尙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敵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旣成。則謂予曰。君滌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滅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息萬里。途轍倚着。轉輿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淡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恠。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峯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從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峯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

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瘳。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峯。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啣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卽爲册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而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喧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板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尙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從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鄰。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

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譜年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曾附沈君稿，并小簡上，想已卽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怕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恆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贊，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而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跋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爲戚也。惟兄口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語道合。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即月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臆度。比別樣敍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仍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

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於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啖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忤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瑚。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況乃生宮闈。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燭。然在獨也。稍離奔騫。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其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制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尙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任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不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眷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

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譜。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籌。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鎮。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尙寧始未信師學。及督提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女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不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徭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

每於憂患顛沛。百練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啟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其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止。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五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聞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珠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脩默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欲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聞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

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啟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尙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肯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實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肯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走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不必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閉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

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人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尙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落。猛火爐煨。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尙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使易入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卽日上懷玉。期完譜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句也。譜草苟完。方走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兄於少華峯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出。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仲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翼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慙。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核。幸卽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貪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卽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躡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

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况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錄。則與陳維溶夏千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悚然汗。皆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携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口口。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及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備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生時舉持全集。而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間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撻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臥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行登眺。以舒泄鬱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問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

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闔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尙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肯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採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菴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集

十三 卷三十六附錄五年譜附錄二

七四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騎往諭。潮民感悅。咸叩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拔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死之。其脅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

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菰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爾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軍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啣之。翁因遁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罪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墮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上。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

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策。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策。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義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與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品。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衝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遜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詔。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喪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客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咸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

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濶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箴者。與其先世游。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啟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論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好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

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從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囂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狗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越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殺矣。而不殺。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

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命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南。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子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容。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願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湘。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哥。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受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

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能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詹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旣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

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暮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己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譏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坡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遠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甘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孺。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上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耐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啟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假塞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嚙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不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陰後三公者。遜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孰事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僮僮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

不有其身。惟狗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士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眞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大。則善矣。伯溫旣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襲父尸歸葬。朝夕哭慕。下痛父以忠死。斂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大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夫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淵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兄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呼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

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整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謬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歸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電之夕，奮擊四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寺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學姚士，以先生精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寧公擇良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問取所積習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

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邠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邠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秘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旣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寧生曰。以絃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奉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董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仕。去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尙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誣其友矣。是焉能挽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盪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其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假蹙而歸矣。大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壑。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躋。

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先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瘞。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臥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開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下。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謬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

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藉其產。字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憾。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憤昏。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假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稿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旣歸。卽息意丘園。或時與田夫

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費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其成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勒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游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近。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叙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滿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僊。以其岳員禮部尙書久菴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宏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遜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

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晋高士義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啟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王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見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銖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忱。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遊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伴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伴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臥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

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武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選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剎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協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翁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烈，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

聞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士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以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人。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內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涖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

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遽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緒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疇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遜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叙。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

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鞞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闕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祕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滿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銖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爰于叢棘間。遷于東峯。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讎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山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牴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註說。時元山席

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白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馬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僮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度。固圉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子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囑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自巖喬公。轉告冢宰。遂庵揚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識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其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議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

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務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洎頭諸賊會。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詞規。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飯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蕢爲名。選神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啣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奮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首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遞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二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膽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清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使宣行事。及請令旗合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輩賊虜掠居民。廣東洎頭等處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

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表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毅。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牛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尙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誰用。與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串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去先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血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鄭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毅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知各險隘。皆設衰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圍塹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旌。齎銃砲。鈎鎌。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熱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炮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

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容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衮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旣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霖雨連日。公乃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道。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巖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今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緹入賊營。期以翌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宮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奔。賊會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督兵使防遏。剽劫賊會池大髻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髻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

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瀕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髻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髻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符印信來首。公先已謀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髻。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髻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髻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髻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髻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寘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瀾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瀾。先是賊徒得池大髻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瀾。各哨官兵遙聞三瀾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破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逃。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

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閭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曾巽。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玠等。邀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廢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眞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令日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於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勸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鄧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祕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己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

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蓄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府。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募四方報効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孺。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眷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鷟。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詣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嘯。徐文英。新淦知

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儒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擊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陴。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緇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裴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蹙。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連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鬥。安慶之兵。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蹙。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科。及議所以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固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入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其意。濠亦先使精悍千

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使。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等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截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與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瑛領兵四百。令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上。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四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

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流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真劉翬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書機密軍務。并禮勸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號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方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問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十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啣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論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不列。陣擒之。然後奏。凡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莽。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哭。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叢殺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一駕必將親征。先沿途伏有好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上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有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

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於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報時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燹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燬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廡。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是年口月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於報効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効。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荐公。及石涼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荐。桂公不得已。勉從荐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當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憂。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實。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勸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徹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

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膝峽諸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叅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官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官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等賊巢。先是賊會訶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擒斬賊酋及黨羽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木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礮石壁大陂。

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賊巢。諸軍吏各督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恃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日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日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和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于五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臈宇。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目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叅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齋去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賚至廣城。是時公已臥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懃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公魯欲因

公乞養病疏。叅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叅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等得宜。征勦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荐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公。故荐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黃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斷堙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並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行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補朝廷常行郵典贈諡。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讎。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莛羹珍鼎。錦衣縑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眞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一週而公卒。遂鞠于子。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曰承勳。承學。口口口口。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資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與克復堅城。俘擒

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鬚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子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子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子邊方叅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子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子所以憫子許婚。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齎。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子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旣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子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旄央央。流水瀾瀾。公私皇皇。或臥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旣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尚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憑。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思厚德。尙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啟。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人秉鈞。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脩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撓。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型。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輶。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鏞 兵部尙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近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教設。夫何棟梁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鉉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臯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焚瘞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

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殮。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汲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馮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疎。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仰。公啟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公維來止。載囊弓矢。南夷底績。公動彌留。人百其哀。況我同儕。小人靡悻。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貉獠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響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憖遺。以其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諶也。寔蟹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菁蒨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分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疇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諫箴。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謬。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被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遯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牆。邇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計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劔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漓。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還。江漢龍飛。翼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潢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不斂。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採善龜之性。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不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輅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告也懼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利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悵悵。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浚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鬥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學彼暮年。精力隨靡。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啓閉。良知之講。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變貳。艱難罔躡。汀贛賊起。公握兵符。擴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厥俘。岑氏構禍。東南騷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感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入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席。瘡痍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實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長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听日勉旃。啟夕聽翼。號呼旻天。明發赴官。取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砥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尙其陰臨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殺。爰薦我觴。祝靈輻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祕。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昆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敬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同出。忠孝天成。多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以逐夷方。優遊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殊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號號。觸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迫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翱翔。旣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生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旣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旣嚴。部伍旣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官應福祉。早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恚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銜。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

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歿。百拜荐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民生。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卽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間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妄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勵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慢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鑒啟矚。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茂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輒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已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瘡痍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祕於玄默。用實察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脈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夫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漣。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澚。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所。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啟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啟易簡之規。

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泐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析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撫。一老不遺。萬民何憊。大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向。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荅登樞府。專闢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蠢茲逆藩。東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獠獠相攻。賴公柔撫。焚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非爲河嶽。廟食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嗜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穿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瞶。慶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恩。將進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緊誰無福。

陽克愼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輻兮。涕泗淋漓。泰山頽兮。莫知嚮往。絮酒爲儀兮。荐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居越往歸。歸姚則否。如何。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康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鵲遊。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假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委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祕。同志相承。月以博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

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祕。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邇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敏各以所見末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生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柰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止。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登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尙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見身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探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稟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耶。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親於南驛。親進舍。王陸同殮。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撫御史儲君良材。提事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公乃哭邪。己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諸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當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殯。左右以嘯惠之微也。其遭也無白。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嘯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

皇然親舍。撻扶輿。櫬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滴館受殮。左右以贖。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而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有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度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賣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撻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請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問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實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然。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叨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

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費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又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特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問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贖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卻。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今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况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尙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况軍旅之事。易箝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曲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并原錢五百三十二兩。託叅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致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計。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旣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

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懇。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勸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斯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特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脈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

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若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舖。輿止南埜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實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楓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鏞。同知何瑤。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黃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上元。桂薰。袁泰。張鏗。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兌。應辰。鍾振。俞顛。湯偉。杜相。黃整。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楓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說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珮。張旦。當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萬安主簿揚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尙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戊子。楓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

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檄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璠。御史儲良才。叅政葉溥。李緋。叅議鍾雲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繼。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瑠。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輓。鄉官副都御史熊淡。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整。進士熊汲。檢校有默。通判萬奎。閩魯知縣余琪。鼎儀。楊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份。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帆。孫張。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効生員陳文榮。承差昂。劉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程本道。高顯彰。劉鈺。楊文。嚴洪。徐禮。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隲。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檄抵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僂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十縣主簿陳瑤。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傳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輯。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清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璉。教諭謝炯。庠生丘民節。宋廷彖。葉可久。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鏗。鄉宦大學士費宏。尙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旣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榭于普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檄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輝。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榭于玉山。

辛酉。檄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响。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需。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奕。口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檄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叅政胡纘宗。葉寬。叅議萬廷彩。龐浩。按察吏葉溥。副使傅倫。萬潮。黨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驛。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翔。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檄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魯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叅政沈良佐。叅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樞。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詳。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衝。陳炳。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鐘。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樂惠。又各特舉焉。劉鐘。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奉贈之。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定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尙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洪。傅倫。黨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驛。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翔。孫仁。洪珠。孔庭訓。

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溶。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翮。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佈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阜。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輕。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金椿。連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大祐。劉瀚。田。惟立。徐立。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侶毅。周大經。周文煥。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篋。嚴毅。楊霓。楊譽。知府。吳叙。廉使。韓廉。邵使。苟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吏一。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達。王和。王文訓。王文輜。王文輅。王文輓。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蓬。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黃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兩。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鑑。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訓。陽諸。陽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錯。徐需。張津。錢翀。錢翹。錢祚。詔。凌世華。朱麓。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彥。縣丞。朱綏。周應損。秦觀。章乾。楊杜。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德者。亦盛。何必專。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齊而已也。

卷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充。戶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因奉勅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烈。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構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銳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智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今所陳。概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啟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與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一端。妄的真偽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爲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遠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

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啟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知守仁奉勅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由倂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倂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倂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即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弇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弇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賊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分焰薰大。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搗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達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

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卽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卽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 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者罰。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託。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託。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卽譏讒。蠅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搆逆。虐焰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侍。賄賂交馳。賣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勅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賚謀。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託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旣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

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力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于浙之山陰。溯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暱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灑杖毒決。碎屍折脾。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赦還。始獲錄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謂皆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崗諸寨。大冒瀕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增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冥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尙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冥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殮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妬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況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廢一子千戶。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卽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卽死于水。皆無廢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讎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口陳槐。邢珣。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况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

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燾。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載德。孺量與廕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効力之權。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覆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得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今乃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勦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閩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敵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龍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

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民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義征勦者。咸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拒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保。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繼藤峽硬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致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魁。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追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匪良。得撫勦之官。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須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盜也亦宜矣。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猶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禍。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可以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漢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

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于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定安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畫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待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尙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黯之冤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扶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惟禍變

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晉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通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之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叅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趨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阻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贛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

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寧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尙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按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其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等亦各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殺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問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慎能走之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之。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捉跟。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

云。承手教密示。是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路雖陷於羅網。乃心固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一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有發乃可不常。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敢輕出耳。昨凌閣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怕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爲之防可也。可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賓。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眷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萬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不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門。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問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自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旣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

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旣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問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生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版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死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促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慶城。聞變。南風正急。拜而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譁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施米二斗。鱖魚五

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羅頭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謹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人諸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而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豐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尙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昔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閒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時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說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

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錄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濶頭記

大學士胡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濶頭最大。濶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以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濶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濶。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虛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等諭其黨黃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間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以覘我。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閱日。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餉之。賊度不可隱。則曰。虛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讎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虛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

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辨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信持一檄。經洎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糜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鄭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敷率訓練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洎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于三洎。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爲三衝。犄角而前。思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洎。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塘舍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風。盤茶山。其奔者尙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遣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

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龍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與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謂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即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擒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首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牛馬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夾。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壞甲冑。身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薨。從虎狼之狂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篤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主提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

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旣以責志爲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序。本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刻于鸞孤山之上。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壙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視斯石。悲慨焉。旣移置于先生祠中。復求榻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託記于子。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廉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旣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冷風。故旣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是於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己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名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卽皆自是而不疑。嗶嗶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鬻。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爲崇獲之嚴。質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卽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厦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追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

藩窺祠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外。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戶。而遙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涇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粵。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府。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當踈遜之蹤。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輿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羣工矣。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諱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家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于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眚。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橫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茲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罹鋒刃。爲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

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有衆。田父老觀風觀德。如堵如牆。維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且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寧。出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旣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鞏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鑿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執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毀誠純兵。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壘銅柱也已。公身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大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以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時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

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談者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尙於其學求之。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哈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且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旣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旣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損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筭之任。受心膺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卽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卽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景。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不變。此豈

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而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心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尙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於志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絕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倦倦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會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強。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

儻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絕於彼者。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精毅練兵。寧不啟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費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中。據餘姚縣中。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礙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剿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奉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錄。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旣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加陞蔭。以酌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爲

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累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俸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託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鈴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孳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况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先師。次

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歿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歎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愛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恭以律令恤遺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託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疎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尙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于後。

請恤典贈諡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爲開讀事。伏觀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尙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雪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宣有祭葬而無諡。石瑤有諡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某。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旣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得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昌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觀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

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果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訥。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即其立朝。則大節不虧。迺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諡。石瑤已有贈諡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億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廢者。復其官廢。仍給祭葬贈諡。呂柟准賜贈諡。以成恩禮。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尙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冤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勅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慝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予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

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于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于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祇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叅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鄙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且疏預辭。身後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策仕三十餘年。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諡。迄今人以爲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滿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在。自始至終。孜孜不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諡。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廣西橫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諡。尙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踴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諡。而祭葬并諡未議。猶爲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

已故原任禮部尙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練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遁矣。其存日。旣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于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諡。祭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感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尙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衝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叅論落職。觀應時不當冒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毋終辱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據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者。雖經

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啟羣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尙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旣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宸懼。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遠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卽舉此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以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卽欲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己。陰肆擠排。新薦令督師兩廣。究使賚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勅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諡。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私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卽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卽已獲伸于九原矣。卽今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賚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諡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

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諡官員例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口員誥命口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諡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諡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諡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諡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諡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諡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諡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勰。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諡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今贈太子太保。諡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呂柟。今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銖。今贈兵部尚書。諡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諡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諡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諡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部端毅。○

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諡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勗。今贈右副都御史。諡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諡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尙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祕略。克成保障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闕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並無訾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誦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監周尙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尙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墓遠同呂柟。

俱與他論。石瑤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例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開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會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尙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尙文。俱功德昭彰。開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脩。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舉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尙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詔書。內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

公同面議。舉得尙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諡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尙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一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恩贈諡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是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茲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款。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諡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文。并擬諡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降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立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諡。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

本官照例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二年月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尙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諡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旣茂矣。勳莫尙焉。方膺顯命。以馳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玉脈。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營窆窆之期。用賁幽泉之窟。歆茲彝典。將爾忠魂。日基年除。服文同。但改窆窆爲周基。又改爲禫除。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羴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風雞一隻 燻骨一塊 燻魚一尾 酥餅酥餛（各四箇） 湯雞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入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劄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廢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劄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牌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會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燦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即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聲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悼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閩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黃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

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卽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黃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書。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桂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開謀揚言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且。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遂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卽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

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其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綈緇而等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樵。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宮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黃家渡。乃合兵交擊。嗥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乘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

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即許泰。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翬。即劉翬。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齎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附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皆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每當行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議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兩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

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奪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尙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濠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贈恤。生存皆稱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廢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上論。蓋較之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趙。爲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常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眞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

合。蓋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卽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內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川。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既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敘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卽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冤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卽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內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况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內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內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惻誠。而犁庭掃穴之績。尙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藉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內外大小臣工。莫不以守仁忠義不自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

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內開。原任新建伯王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廢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未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甯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甯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題同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道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卽如王守仁剗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俟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

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其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虐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寇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石磐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破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靳于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輿滅繼絕。所望于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礙。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相資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戶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礙。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荐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荐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開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分。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着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棻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戶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封爵之典。論功有大。因請。因靖難日禦。

胡曰平番。曰征錦。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割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緝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密。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虜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后。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卽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但子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既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

十四

卷三十八附錄七世德紀附錄

九八